

241

魯莽
程仲文
張德
主編

經緯

週刊新三卷二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經緯評壇……………程 佇

經緯漫畫……………張文元

毀滅與新生的歧路……………黃一裳

國共談判在上海……………戴廣德

水火煉金剛……………徐仲年

見解資料·生花筆……………程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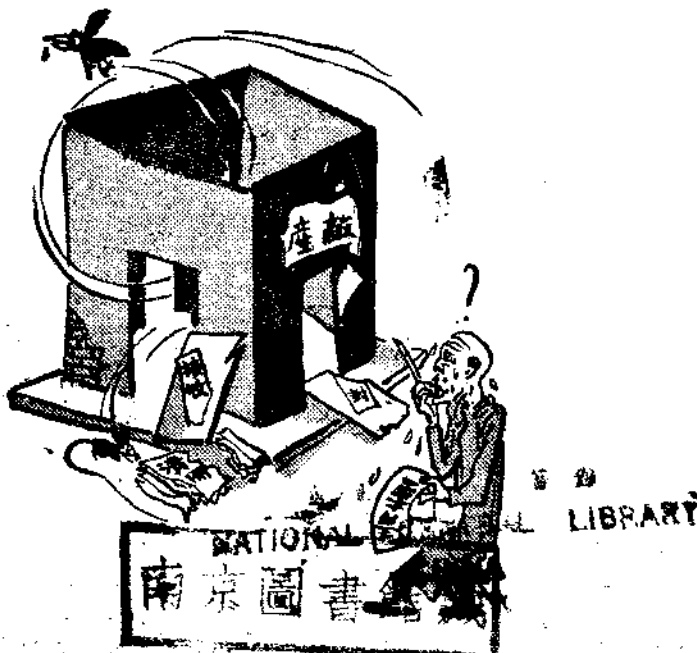
回 聲……………綠 野

勾老太婆……………沈 慧

綠牡丹……………田 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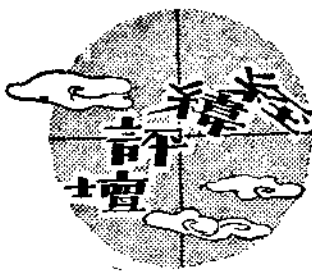
經緯 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十月二十七日出版



無限傷心話「接收」

張文元作



大局山窮水盡 絕處隱現花叢

國內大局，從山窮水盡之處，又露出一線光明，這便是周恩來應邀返京。這件事是由十六日蔣主席所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之聲明而來的，蔣主席的聲明，主張同時召開三人五人兩會，三人小組以解決軍事問題，五人小組以解決政治問題，此兩會議則在八項綱領之進展已達必須主席返京之程度時，彼將於接獲通知後四小時內起飛返京，如停戰獲得保證，則停戰令亦可隨時由台轉行直接頒佈。

第三方面 在這一最大最嚴重的轉折中，出現了「第三方面」這個名稱。第三方面是指國共兩黨以外的政團或社會賢達。這次第三方面在輪旋兩個極端的政黨衝突中，表現了重大的成功，原因是由於第三方面確能不偏不倚居中調處之故，不像過去的民主同盟，因為立場並不介於兩者之間，以致失却中間人的地位。此次第三方面確以超然立場，所以成就既大，而「第三方面」也無形中造成了它的良好榮譽，使他漸漸形成爲人民所期望的新生力量。

政府立場 周恩來與第三方面，廿一日飛京，到京與蔣主席一晤，主席忽忽就道飛往台灣去了。此後關於商談事宜，政府方面由孫科主持，合衆社電傳蔣主席飛台係出席台

政府立場 簡單堅定

三方面，廿一日飛京，到京與蔣主席一晤，主席忽忽就道飛往台灣去了。此後關於商談事宜，政府方面由孫科主持，合衆社電傳蔣主席飛台係出席台

我們並不以為像這樣重要的會議，蔣主席必須在場，我們認爲這不足說明政府對會議的冷淡或逃避，但至少是政府的意見已十分堅定，政府原則已十分簡單，則可以斷言，這堅定而簡單的原則是什麼呢？是蔣主席歷次宣佈的「政治問題以政治解決，和不忍見內戰之延長，人民痛苦之加深，那末中共也應以此簡單堅定的立場，答覆這個問題。

主席赴台 因爲蔣主席全副注視 到台灣，以及京滬平昆記者團到台參觀，以及台灣光復週年紀念即屆，而使國人對台灣注意力又集中起來。今日台灣，在從本土去觀光的人總說比內地各省好，但在台灣人看，則覺反比淪陷時期壞，尤其希望停止通貨膨脹，安定人民生活，一年來台幣增發已增加十一萬萬，現在每月還要增發百分之三。五，今後台灣可能保持比內地爲優，但也不能防止它不演變向壞的道路。作殖民地是痛苦的，今天却不能不同憶殖民地的生活，這真是非常的悲哀！

因爲蔣主席全副注視 到台灣，以及京滬平昆記者團到台參觀，以及台灣光復週年紀念即屆，而使國人對台灣注意力又集中起來。今日台灣，在從本土去觀光的人總說比內地各省好，但在台灣人看，則覺反比淪陷時期壞，尤其希望停止通貨膨脹，安定人民生活，一年來台幣增發已增加十一萬萬，現在每月還要增發百分之三。五，今後台灣可能保持比內地爲優，但也不能防止它不演變向壞的道路。作殖民地是痛苦的，今天却不能不同憶殖民地的生活，這真是非常的悲哀！

學術靈魂 喚之不同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在南京開幕，這不知是否替「學術」兩字找個喊喊的機會呢？還是故意給科學開玩笑？重慶公園中自縊死了一個學機械的人，上海職業介紹所替學土木工程的大學畢業生介紹家庭教師，只聽見人家說建國、建國，「學術」只是一句喊喊的名詞，嗚呼，哀哉！

周逆佛海 僑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總算立於法庭之前了，但這次公審，審出了周逆佛海原來是一個大「忠」人，他曾以五萬根金條五百萬美金，以及三十二年以後參加地下工作的理由，是證明他作偽僑充漢奸，實在是「通謀本國，以收濟本國」。

這議論真是希罕，我們敢說周逆做了漢奸，又覺得味道不好，也許是前途欠佳，所以又轉了彎留個餘地，所以如果他真正有功於抗戰，他仍是民族的罪人，蔣主席說過「窮理於萬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周佛海百分之百是個大漢奸，他比陳公博諸民誼多活這麼久，已便宜了他，怎好寬貸？

會議中的徬徨

徬徨中的會議

巴黎和會不歡而散以後，聯合國大會接着又於廿三日起在紐約開幕，全世界五十一國代表，蔣奉一堂討論有關世界前途的問題。也就是那些從無數次會議中遺留下來的不能解決的爭執問題。據歷次會議的經驗，不但不能解決些問題，却還要新添些問題，如巴黎和會所添出的問題就有南斯拉夫對特港問題，惡劣態度，多瑙河航權的牽引到巴

馬拿與蘇士的問題，以及希保邊界問題等，此次聯合國大會，傳小國亦將提出復決否決權的問題，報告駐軍問題，也要引起爭辯，世界在會議中徬徨，世界也在徬徨中會議。

美國與日本

沆瀣成一氣

令人越想越可怕的策，因爲日本管制委會美主席艾其森演說，透露了內幕，艾其森說：「事實上，日本之目標與盟國之目標，已一致相同之時。」同時他更讚譽四月十四日日本的選舉情況爲「其他自由選舉之國家不能比之更好。」這種議論出諸負責對日管制的美國當局之口，無怪英國代表會表示駭異！我們也不勝駭異之至。

爲反共反蘇拉朋友而熱愛日本，何必當初要打道苦仗？現在爲了反共反蘇，要把這個向新嘉坡，阿留申進攻的日本，再事培植起來，這無異是養狼拒虎，爲世界人類製造循環不斷的戰爭慘禍，除此以外，別無意義。

印度黨爭息

同盟入政府

印度的黨爭，突然持「巴基斯坦」的真納先生，已尤推出五名閣員參加臨時政府。

現在印回雖仍有衝突事件發生，但由於政黨首要忍讓爲國的決定，可能逐漸平息下去，使印度獲得穩定的消息。我們中國苦悶在內戰中的慘禍之中，尙未見光明何處，但無疑地，如果毛澤東先生學學真納，他一定可以救得無數的人民。

現在南京會議，正是一個機會，我們希望今天在羨慕印度，明天印度又羨慕我們，以至世界上任何人都羨慕我們。



毀滅與新生的歧路

黃一裳

政治人物是愚蠢的抑是智慧的呢？是替國家人民謀福利的抑是斷送國脈民命於不顧？這些問題，却要在南京會議中作事實的答覆，歷史已瀕臨毀滅或新生的歧路，我們怎能稍有疏忽。

我們的人民在苦悶，內戰的禍患何時可截止？建設的大業那裏去開端？昇平的幸福向何處憧憬？我們的友邦在期望：中國的民主強盛何日能實現？遠東的安定何時可奠基？這更應是謀國者所深思焦慮，百計以求的問題。

由於時局久久不能開朗，形成且談且打的形勢，這種形勢的延長，無疑地可以造成國家崩潰的結局，此是危險的信號，我們不能想像此種向危險處前進的現局，終無一條化險為夷的出路。此出路是什麼？是迅速還軍於國，是迅速還政於民。

「還軍於國」實在在野黨派，在野黨派應覺悟武力之不足恃，還政於民實在政府，今政府既決定召開國大，在野黨派應覺悟分裂非國家之福，何況在野黨派志在分裂的結果，並不即能達到分裂的目的，而祇能召致兩敗俱傷的禍患。

這一週似乎時局達到最緊急的階段，大家不能不攤出最後王牌，政府先以孫科院長雷震秘書長邵力子吳鐵城諸先生到滬，對周恩來先生披誠促駕，共產黨發言人陳康十日的談話，說中共願意去京恢復和談，「把死馬當作活馬醫」，態度和平，不使延安文告那裏激憤，這是一個好現象，足見雙方碰了釘子，也仍有意於回頭，祇要能回頭，是不會死滅的。

現在的關鍵要看南京會議，希望大家的腦子清醒一點：千萬人民的頭顱鮮血並非是你們政爭的資本，萬千人民身家性命，不是你們不值一顧的東西，田莊野也並不是內戰之場，再莫以和平為幕後的新開，可公開即公開，能隱諱則隱諱，以和談為掩護時日，掩護軍事行動的手段；必須換過作風，以全力來促成和談，民盟羅隆基平時言論有人譏其頗有左袒嫌疑，但此次赴京途中說：「南京會議必須成功，我們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參加和談，」這句話確是當前一句最響亮的口號，也是必須踐行的大事。

希望總算在展現了，而現在相持不決的問題如三人小組與五人小組會議，是否同時召開？憲草問題是否全案獲得協議？停戰是否可即行頒令？國民大會共黨是否提出名單欣然參加？顯然這是個並不簡單的課題，我們不能輕輕樂觀，我們正應注視着南京會議，看看雙方的誠意如何？看看雙方究竟誰在忍讓為國？誰在唯恐天下不亂？人民注視愈切，監察愈嚴，則成功的可能性必愈加強，否則這些為國為民的政治人物，他們

究竟為國與民到如何程度，實在還是一件不能令人輕信之事。

南京會議今天總算在萬難中促成了，這似乎是說大家所選擇的險不是繼續斷殺，而是從速和平，但若一緊一弛，一憂一喜，這樣地和談，立刻會使我們失望，悲憤，而我們也就會沉淪在政治經濟的崩潰中，文物制度的毀滅中，而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南京會議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談，中國究竟走向希臘伊期的道路呢？抑是走向法國或土耳其的道路？然而如此重要的會談，我們還不能斷言會有什麼結果，我們所看見的南京會議的形勢，只有兩條路，非共同攜手，即同歸於盡！

如果能够共同攜手，則我們的國運，不難否極泰來，我們的人民也不難重見天日，獲享昇平；如果仍各走極端，則今後破裂後的局面，已可斷言必為由內亂誘發外侮，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勢必同歸於盡。

政治人物究竟是愚蠢的呢？抑是智慧的呢？究竟替國家謀光明，替人民謀幸福呢？抑是斷送國脈民命於不顧呢？都要在此次南京會議中，作一個事實的答覆，中國已瀕臨毀滅與新生的歧路，非新生即毀滅，非毀滅則新生。

老百姓到今天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停止內戰，恢復安定，政治統一，黨派合作，老百姓擁護誠心向這方面努力的任何人，反對違背這方向的人，老百姓今天雖然還沒有力量可以裁判一切，但決不是永遠沒有力量可以裁判一切的，政治人物將變成獨夫呢？抑是為民主的先鋒呢？現在也正應作最好的抉擇了。

南京圖書館藏



國共談判在上海

戴廣德

國共雙方的極端，並不使問題嚴重，只要第三方面其能居中不偏，一面勸共產黨讓步，同時也勸政府讓步，則內戰危機自能避免。上海談判中，第三方面已盡了他們的責任，還須在南京談判中，繼續努力，以貫徹使命。

中國不幸，中國人更不幸，這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混沌局面，使勝利第一年代的中華民國被「拖」得國將不國民將不民了。

「拖」的結果是愈拖愈悲愈慘。

國軍拿下張家口，接着，政府頒佈國民大會召開命令，在這新形勢下，連談談打打或打打談談也談不到了，顯然的，國事前途益趨「打」而「弗談」了，和平談判幾乎瀕於絕境！

現在和平前途再露曙光，國共商談又在上海恢復了。

三日談談些甚麼

孫哲生先生上海之行，應視為打開僵局的「前奏」，孫先生在滬發表談話，要點是政府並未封閉和平商談之門，暗示第三方面人士從速出面從事斡旋時局，搶救危機。本月十五日，政協秘書長雷震忽忽來滬，立即與第三方面人士保持接觸，與各方面人士晤談後又匆匆返京「覆命」。同日，莫德惠（代表在京第三方面人士）也自京抵滬，訪晤民主社會黨張君勱，青年黨會琦，無黨派胡政之等，一度交換意見，乘搭當天夜

車趕回首都，這是上海商談前夕的一段插曲。

十七日，政府又派大員吳鐵城，邵力子、雷震等由京飛滬，分訪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社會賢達及中共代表，說明政府願意停戰，邀請各黨派政協代表從速晉京，恢復談判。

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國共及第三方面人士會談忙碌，空氣緊張，與會者咸皆「諱莫如深」，不肯透露談判內容。這三天，畢竟在談談笑笑和一陣「掌聲」中產生如次具體要點：

第一，政府與中共雙方，關於立即停止軍事衝突恢復談判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

第二，要研討根據政治協商會議所產生的一切決議案以及軍事三人小組簽署頒佈的整軍方案諸項原則，重新擬具實施步驟。

第三，面臨現實情況，確定如何有效「實踐」各種方案。

據中立人士表示，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也會涉及，但是這個問題將成爲將來南京商談獲致協議以後的最末程序了。換句話說，假使時局允許如是樂觀，則在全面停戰命令頒佈，恢復政協綜合小組會議以及改組政府之後，現爲各方所爭執

的國大問題，行將在一和譜氣氛中於首都揭幕。

周恩來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於九月十六日從南京來到上海——他離開首都，談判中斷，僵局逐漸形成。

現在，周恩來先生脫下戎裝，穿着一套西服，冷靜沉默，「周將軍」稱呼對他似乎不太適合，倒不如稱他是一位頗具風度的政治家來得痛快些。

經過一度「促駕」，深居簡出的周恩來先生，這幾天又恢復緊張的政治生涯，他依然是國民黨對共產黨談判的對手。在連日會議或宴席上，他的態度雖然並非「不感興趣」，但是他總是很少發言，沉默地坐着。

相反的，或許說「緘默」是「思考」的代名詞，而不是說他對於談判不置可否的意思。

蔣主席發表時局八項聲明，延安立刻有反應。據說，周先生在這次會談中，曾提到延安廣播關於國軍恢復一月十三日和字第一號命令所規定的原來位置。這對與會政府代表說，確實是件「頭痛」的事情，「吳鐵老」的答覆是「事實困難」。因爲上海商談是恢復正式商談的初步工作，一切問題須留待南京解決；所以關於一串類似問題，暫不作結論，且聽下文「分解」。

十九日，上海某晚報刊載一條「驚人」消息，說商談又陷僵局，政府三代表即將離滬返京。其實這是「誤傳」，事實是這樣，那天（十九日）談話情形很順利，大有可觀，只是政府代表

雷震先一日返京覆命。就在十九日下午四時光景，海格路吳鐵城公館「望廬」會客室裏突然傳出陣熱烈掌聲，在這利那間產生一件空前喜訊，政府代表宣佈完成「促駕」使命，中共及各黨派代表決定聯袂赴京，恢復和平談判！

周恩來先生是二十一位代表中最受羣衆歡迎的一位。或者說，那陣掌聲表示：

「歡迎周恩來先生重返南京！」

第三方面的意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第三方面人士的態度。這裏，首先要指出的，在這次商談中，所有與會代表具有一致共同精神，即是希望立即停止軍事衝突。停戰第一，雖然國事如麻，祇要大家「動口」勿「動手」，一切問題都可以從容商量，這是政府及中共的態度，也是第三方面人士的態度。

在這次談判前夕以及在談判過程中，第三方面本着破釜沉舟精神，奔走呼號，甚爲積極，勇敢地排着這個「重担」，莫說政府表示「歡迎」，連周恩來先生也大受「感動」了。

第三方面人士苦口婆心，一方面要把國共間距離「拉」近些，同時又得「拉攏」自己人包括各黨派。十八日，青年黨機關報中華時報登載這樣一段消息：

「各黨派在滬代表能早日晉京協商，則不難恢復和平。萬一過於遲疑不決，則恐軍事發生變化，無法恢復商談矣。目前能否立即恢復商談，不但繫於中共之態度，而且繫於第三方面之態度。苟第三方面不以中共之態度爲態度，一面晉京

勸政府讓步，一面勸中共代表亦早日晉京表示讓步即可立致和平。要爭取和平，必須爭取時機。爭取和平之時機一經錯過，則長期內戰殆難避免。

這是第三方面人士旁敲側擊的一個例證。

另外，第三方面人士對於延安聲明，並不感覺「驚奇」，認爲對於和平談判並無多大妨礙。

同時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也有所活動，將對時局向政府與中共雙方提供折衷意見，顯然的，關於共產黨要求國軍撤至一月十三日原來位置，將向雙方提出折衷辦法，可能勸中共對是項要求表示讓步。

新三卷二期目錄

經緯評壇	程行
經緯漫畫(接收)	張文元
毀滅與新生的岐路	黃一裳
國共談判在上海	戴廣德
水火煉金剛	徐仲年
勾老太婆	沈慧
見解、資料、生花筆	程仲文
回聲	綠野
經緯信箱	
經緯拾零	
經緯曲線	

最後，要指出的，待各黨派代表晉京後，恢復和平商談的話，馬歇爾元帥和司徒大使可能與第三方面人士合作，繼續調處任務，這又是可以斷言的。

和戰局面確實已臨最後關頭，我們祈禱這次南京和平談判成功；否則，國運前途勢將更趨嚴重。

語云：「雖有鐵基，不如乘時，雖有鐵基，不如乘勢」。今日時勢，正是完成政治家最高任務的頂端，唐詩有云：「花開堪折直頭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謹以供獻於中國的政治家們！

新三卷一期目錄

經緯漫畫(得利圖)	張文元
經緯評壇	程行
認清民主的道路	大華力士
憂白痴、哀瘋人	黃一裳
我與郁達夫	易君左
士官生的丈夫團	陸丹林
還鄉途中	譚曉寒
風雨中的麻雀	李蔚初
綠牡丹	田禽
紐約赤足舞	
女人的裝飾和飾物	胡水波
苦中作樂	王益之譯
經緯信箱	
經緯拾零	
經緯曲線	



中大有四金剛焉，台銜如次：

生物系主任歐陽者，
史地系主任繆鳳林，
化工系主任孟心如，
本文作者徐仲年。

水火煉金剛

徐仲年

在重慶的時候，中央大學編印一種「中大週刊」，共分四版：第一版登載演講摘要或其它與德育有關的短文；第二版登載部令章程等等；第三版登載特寫性的校聞；第四版則為雜俎性的副刊。大概第一版的文字由校方任命的編輯委員會負責撰述或摘錄；第二版的材料由秘書室、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註冊組、人事組、以及其它校方機構供給，而由編委會選刊；第三版第四版大部由同學投稿，由編委會審查、潤色、採用。某期的第四版，忽然刊有「中大四金剛教授」一篇小特寫。那時我忝為編委之一，一切的稿子都經教務長胡肖堂兄和我過目；那篇特寫引得我們哈哈大笑，却不知作者為誰。

副教授、講師共有兩百五十多位，榮任為全校「四金剛」確乎不易。不過，在此，「四金剛」並非「四大亨」；千萬不要誤會！依照該特寫所規定，「四金剛」的資格是：(一) 身重一百五十磅以上；(二) 體健力大；(三) 能持久工作(用腦或勞工)；(四) 膽子大；(五) 飲酒海量；(六) 善食肉；(七) 健飯。鄙人除了第五、第七項不及格外，身重一百八十四磅，力大如牛，日寫萬言，不畏鬼怪魘，曾於酒席完後再盡三斤重的紅燒蹄膀一隻；我當了「金剛」老三。「金剛」老大是生物系主任歐陽教授，字鐵魁；老朋友們胡鬧，稱他「鐵牛」，又故意把「歐陽轟」三字訛作「牛羊豬」；除了我們有幾分蠻力的人敢於向他開玩笑以外，如有冒失鬼向他提起了「牛」字，或發誓近乎「牛」字的字，必致領教

一頓老拳！「金剛」老二是史地系主任繆鳳林教授，字贊虞，一位負盛名的歷史家。此公每餐必吃八碗飯，吃得我這位中大教職員伙食團團長喉嚨嘆氣！「金剛」老四是前化工系主任孟心如教授；——最近(十月九日)教育部任命他為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校長。那時候，心如身重一百七十八磅，已是「末落」了；原來他在「八·一三」以前，竟然身重兩百十磅啊！此外還有一位「準金剛」，乃是外國語文系李茂祥教授；他的氣力比歐陽轟還大，他使勁一拉，把這頭「鐵牛」拉得四脚朝天，——「鐵牛」死不肯承認，——可惜膽子小些；空襲警報(尚非緊急警報)的紅球一掛起，李教授像神行太保戴宗那樣，一溜烟溜進防空洞裏去了！「金剛」一、二、三號、以及這位「準金剛」，同住在中大第一教職員宿舍者

兩年，曾經一字長蛇陣，排列在宿舍前草地上擺擂台，向其它各宿舍挑戰，沒有人敢上來交手！
這四位「金剛」，自然是好朋友。在學校裏，他們絕不仗力橫行，却愛打抱不平。肺脾暴躁，心地善良；頗似大仲馬的傑作「三劍客」裏的四位劍客。其中以歐陽「金剛」和我這個徐「金剛」為最儂；於是全校所有傷腦筋的事情、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甚至冒生命危險的事情、一古腦兒推到我們身上來；而我們，不見好名，却是好勝，坦然接受。例如中央大學師生員工防護團自始至終由我們兩個人負責，敵機在頭上盤旋，同仁同學在洞中靜等，我們却荷槍實彈，巡邏全校，順便把個把放信號的傢伙！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敵機直接轟炸中大四次，却沒一個死，半個傷！於是他那隻「汗牛」，我這條「汗龍」；我們的汗並未白流！
「金剛」有不壞之身：照理，我們不應當生病。然而，除了「寡人有疾，寡人好吃」、戰戰兢兢、善於攝生的繆贊虞外，我們都生過病。我們仗着身體好，對一切都滿不在乎，太大意了，不得不生病。復次，越是身體好的人所生的病，越是嚴重；因為小毛病，他不在

意，甚而不知不覺地換過去了；等到「他」的身體吃不消而睡倒了，當然不會是小病。先談老大的病。在重慶，中央大學的校本部在離市三十里的沙坪壩，分校（一年級學生）在柏溪（離校本部二十五里）。柏溪風景尚好，只是蚊子多。歐陽教授身為系主任，就得「四平」八穩地兩處跑。柏溪的蚊子是知識水準頗高的蚊子，懂得「牛油」、「牛」血是無上的補品；歐陽「鐵牛」一到，立刻擊飛而吮之！若說犧牲幾滴血，請蚊子們大嚼一頓，這於歐陽教授，真如九「牛」之去一毛；無奈蚊子們還禮，在「鐵牛」的血液裏撒下一些瘧疾的菌苗；於是「鐵牛」再度四脚朝天，呻吟在床，患了江南所未見的凶惡瘧疾「回歸熱」！這一來，原氣大傷；病愈後原該好好滋補一番，然而滋補需要錢，我們這批窮苦一生的窮教授哪裏有餘錢來買滋補品？於是歐陽的體健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其次，歐陽教授是饕餮的嫡傳，年積月累，把他的胃弄壞了，生了胃病。這一兩年來，他已不能多進油膩。他的氣力比我大，屢次角力，把我們睡的榻榻榻斷過三四次，終於換了很厚的木板床，以防「不測」，我常吃驚。現今我想出了報

復的方法：請「鐵牛」上小館子，點菜儘點紅燒蹄膀之類，吃給他看，而且用天下最溫柔、最有禮貌的聲調向他道：「請！請！老兄吃啊！」

孟心如教授的酒量大得驚人，但他喝酒喝得太爽快；灌人自灌是常事。有一次他喝醉了，自外踉蹌而歸，進了第四教職員宿舍，過覺自己的房間不得，却把每個房間裏的人敲門敲醒了；他又揮拳一擊，把竹篾塗泥的牆打個洞，而自己的拳頭却變成青紫的茄子。他飲酒過度，生了黃疸病。一度很嚴重，混身黃黃，眼白也變了色，簡直是如嘔孟心如！他在重慶發明用土產植物製顏色，立案專利，建廠製造，成績頗佳。只是任憑我們這位化學博士本領通天，老配不出草綠色；因為草綠裏有黃的成分，而黃色早被他塗上自己的身上去了！

當他尚未當廠長、脫離中大以前，他的實驗室佈置得最舒服。我和歐陽「鐵牛」常去避暑；那兒有大小電風扇，有冰箱，有沙漏水，有心如的愛人（現今是孟太太）親手做的果羹，有極精緻的零食，有不必用腦筋的章回小說；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很充足！我們擺着龍門陣，一聊便是半天！民國廿六、

廿七年的重慶生活，非常便宜，非常愉快；——勝利思之，恍若隔世！我們拿了打了折扣的薪水，還可以時時上小館子「遊擊」一番，不必斤斤計算！某次，友人請我吃中飯，心如約我吃晚飯。我的吃肉是出名的，中午的賢東道主專為我點了兩隻紅燒蹄膀，試驗我一番。那天天氣酷熱，飯後大家上冷飲室：我一口氣吞了兩大杯赤豆刨冰。此後，我聽到心如的實驗室裏去避暑；望牆上一躺，把一隻立在地上的大電風扇移到自己面前；不一時，風聲呼呼，軒聲嗚嗚，痛快哉！痛快哉！等到心如喚醒我，已是傍晚。擦把臉，便走。那天另一客人是歐陽。我們一行四人：心如、都、歐陽、和我，——「都」是未來孟太太的芳名，——步上金剛飯店。我們是金剛飯店的熟客，心如的資格更老；他點菜不用菜單，祇須親自下廚房視察一番。那天第一碟是清煮大蝦，重慶難得吃到的名菜。我嚐了一隻，味道甚鮮，而我的肚子有些作怪！我進以第二隻，居然有些腹痛。我們「金剛」這裏的金剛宴會，向來不准用「請！」的；我向第三發動，突然一陣劇痛，勸我住手住口了！我雖則極能忍痛，然已面容失色。心如看出不對，

連忙向藥房討得「八卦丹」，服待我吞下。無用！又為我倒了一小杯白乾，逼我飲下（我不會飲酒）。無用！再買「十滴痧藥水」來：十滴、半瓶、一瓶、一瓶半、逐漸增加。依然無效！可是，為求不太掃他們的興，我只說：「好得多了！」退到輪椅上，看他們吃。他們忽忽吃完，正待扶我回校，忽見我滿頭冷汗，知道不妙！他們扶我到大中里、留德醫學博士鄭適羣大夫的府上求治。鄭大夫為我打了嗎啡針。不行！他只得使我吞半杯鴉片灰！歐陽和我同宿舍，扶我上黃包車，扶我上床。我昏天黑地睡了一晚，明天！——明天又是一個生龍活虎的徐仲年。

另一次，我覺得鼻子裏癢。我用力擤鼻：用力復用力，醒鼻又醒鼻。突然間，有一樣東西，紅白如玉，其直如矢，約筆管那麼粗，直衝出來，射得丈餘遠；仔細一看，乃是一條蛔蟲！

或有人以為我們這批老教授太稚氣，我就要背給他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況我懷了「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情緒而寫的呢！

上海；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一雙破皮鞋穿進了尖脚裏
笑得勾老婆婆噴着泡沫星子，
社會的不平是一個血淋淋的事實。

勾老婆婆

沈慧

勾老婆婆年輕時是失過性的，雖然她現在已經快六十歲了，但她的打扮和動作仍然保持着年輕時的模樣。

她的老板，是本院房主人的管家，他看守這所房產已將近二十年了，平常大家都稱呼他「老勾」。抗戰後，這所寂寞的小院由寂寞變為噪雜，由整齊變為破爛，幾次的轟炸完全改變了往日的壯觀。也因此，勾老板就格外忙起來，大家需要他挑水買菜，和其他打雜的事情這樣更使他變得傲慢而狡猾，只講價錢不講交情了！如果不順他的心，他就會狠狠的罵着：「狗彘的心，下江人，叫你們搬家，看哪嘴辦？」因此，大家無形中也就避就了他。

還是去年秋天，我認識了勾老婆婆，雖然平日也常常看見她在院子裏作事，但總覺得她是個失過性的瘋子，不敢多去招呼她，而且也常常聽到她大聲的哭叫，把她孫子從很高的地方摔下來，把她媳婦的衣服和手臉抓得稀爛流血。她在夜晚，總是不睡覺的，深夜時，她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過廳的石階上，呆呆的看天空。天還沒有亮，她就掃地，發柴，燒飯。以後一是洗衣服

一個院子裏的衣服多是拿給她洗。她慢慢吞吞，把肥皂泡大盆子，衣服洗得雪亮，但是她洗衣服最大的特點，就是漿，有時連一雙小襪套，她也給漿得硬梆梆的。

白天，一整總看到她洗衣服，傍晚，她從每家屋裏抱出一支尿褲來倒。她像一架機器從早到晚不停息的工作着。她除了打架吵嘴之外，和她的兒媳婦，總是沉默的。好像這個世界上除了勾老板罵她，兒子罵她，她再不曉得還有別的話可說了。

大家對於她的批評是：「那個瘋子嗎？是護財瘋，兇得很，東西都放在那裏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看她那雙鞋子，恐怕最少穿五六年了。」

如此，勾老板介紹她到我家裏，幫助我作點瑣碎活路時，我對她也特別小心，我想着，人總是人，她需要人的溫暖啊！而且一個變態心理的人，她的敏感更大，她的需要也強，現實距離她的理想太遠而不能控制感情時，就容易變為病態的。如果，那些糊糊塗塗的混日子的人也許還不致如此吧！我由一種怕轉變而為同情她了。因為，按照自己過去作人的經驗，愈是一般人

認為不能和她相處的人，我愈能和她處得好，這就是我付了對方無限的「同情和愛」。是的，我要愛這被社會權勢遺忘冷漠的弱小靈魂，這不是我理智所能抑壓住的東西呀！

第一天，她走到我的屋裏來，站在那裏笑臉地不說話，眼睛好奇的巡視着，地板上有半截烟頭，她檢起來塞在口袋裏，好像很滿足這種意外的獲得，我就又拿一枝烟給她，還拿些花生，橘柑，糖，她唧唧噥噥的不知回答些什麼？因為她是川北廣元鄉下的人，那些土話誰也聽不懂。她把那些東西都裝在她衣袋裏，然後，我告訴她：「發火，撻渣子……」

這些事情，是她日常最熟悉的事情，她作得特別好，灶房裏的地，她掃得光生生的，鍋碗都洗得乾乾淨淨。菜也切得有條有理。不過，要時時刻刻告訴她這樣那樣，她才會不忘，否則，她作了一件事，下邊的全忘光了。

每天，我一起床，就跑到她屋裏去，她總是照常的在那裏洗米，我說：「老太婆，上去嗎，我要上街」，她聽了，用那無神的眼瞟我一下，「走嗎，限到上來」。她來了，仍是往日的一樣，笑咪咪的，眼睛也彷彿有點光彩，把我給她的香烟……裝好，就去作活路。竟然在兩三個月之後，我不必再守在她旁邊告訴她，她再也不忘了。話也慢慢說得清楚了。我常常注意到她那雙腳，那是

最受束縛的，裹得尖尖的，經常穿三雙腳，破外邊那一雙是補了許多的硬布殼，毛忽忽的像似黃母雞。大家說她的這雙鞋子穿了五六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有一天，這找了破襪子，破皮鞋給她，「老婆婆拿回去穿嗎。」「要不得，我的腳細得很」，可是，她說着說着就把腳踏在那雙皮鞋裏了。「硬是要得，回去換換吧，」我拍着她的膀子，她噙着略略的嘴裏噴着泡沫星子，快樂的樣子，真使我驚奇。我想不到，這嗎一點點細微的力量，可以使一個人，得到這樣大愉快，在我感到無限的慚愧，而想到另外那些人呢？不是連這一點點細微的力量都要愛惜嗎？大概，人與人的不同就在這裏，而勾老婆婆所以失了性，也在這裏。

半年過去了，勾老婆婆和我混得很熟，她每天一早就跑來給我作事，我不但留她吃飯，每次上街，我總帶着勾老婆婆在家裏呢，我要帶給她點東西使她高興才對！她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不但我沒覺得她是一個瘋老婆婆，相反的，我倒覺得她是一個非常人性的老人。

偶然的，一個夜晚，我聽到急促的吵鬧聲，接着勾老婆婆衝到我的屋裏來，坐到地上哭，門外站了很多人看熱鬧的人，勾老板拿着扁担要打死她，她的媳婦抱着娃兒也在罵着：「瘋不死的老婆子，把家務硬是弄壞了呀，看，把我扯成這

砲教莫榮新

陸丹林

尙書有「扑作教刑」的一句，可見得施體罰的是教訓的辦法。現在香港對於鼠偷狗盜之流，在法庭上宣判之後，還有當庭用藤條鞭背的刑罰，這也可算是「扑作教刑」的遺傳吧。

民國七年的一月，廣州大元帥府，有砲教莫榮新的事發生。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子的。

民國六年，南方護法之役開始，那時總理在上海，偕同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統率艦隊南下廣州，伍廷芳章炳麟們，也相繼到粵，組織軍政府，做勸亂討賊的最高機構，國會并推舉總理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兩人為元帥。但是唐陸們恃着自己各有地盤和實力，都遂巡沒有就職，只是做壁上觀而已。

原來北京的大總統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接着便有張勳康有為們擁推溥儀復辟的怪劇發現，黎也跟着倒下來了。馮國璋由南京北上，繼任大總統，任陸榮廷為兩廣巡閱使。陸率桂軍入粵，

個樣子？」邊說邊哭。

「敗家精，狗彘的女人，等我打死你」，勾老婆婆也是邊哭，邊罵着。

「哼，個雜種，瘋兒，看我打不死你」勾老板，說着，一把扯着她的頭髮，一把拉到她的膀子，把她拖出了，她一面反抗着，一面向大家，特別是向着我說：「我是失過性的，我要打死那個不許我吃條

食的狗雜種——」

經過大家的勸解，一場風波慢慢平息。可是勾婆婆從此病倒了，頭幾天，她仍一如往日，到屋裏笑咪咪的，可是臉上清瘦很多，走路也有點不靈便，我因為忙，沒有多注意她，忽然，一日早晨，她跑來，把那破襪子，破皮鞋，還有些碎布之類包了送來，我問她：「啲啲哩？」她的嘴一癟一癟的抽搐着，

作福作威，把友軍看做仇敵。陸本領盜出身，雖然投誠了許久，但他的行動，還是脫不了綠林劇匪的野性悍橫。軍政府成立以後，廣東督軍陳炳珉係陸的爪牙，對於護法大業，非常齷齪。不久，陳因各方反對，悄然回桂，陸命他的第二爪牙莫榮新繼任，和軍政府的乖背，也是一樣。因為陸陳莫們是土匪出身，素昧大義，饒幸搖身一變，有機會握着實權，把粵桂兩省當做私有物，又怎肯護法政府在廣州有些發展呢。軍政府編練新軍，充實武力，實行北伐，來完成使命。可是所派出各地的招兵委員，多給桂系驅逐逮捕，甚至肆意的槍殺。段祺瑞派使莫榮新聲稱潮梅一帶擾亂，企圖侵入東江。潮梅軍前敵司令金國治，率軍政府討伐莫榮新，把在饒場、鹽關、五華等地的莫軍擊敗，潮梅本可乘勝討日底定。桂軍沈鴻英因之嫉忌，施用陰謀，誘殺金國治、說金以前會做過土匪。軍政府有一次新招得衛隊數十人，又給桂軍中途任意槍殺。總理得着呈報，赫

然震怒的說：「如果曾經做過土匪的便更槍斃，那就怎樣的去處置現在的廣東省長和督軍呢？」因為那時的廣東省長李耀漢，督軍莫榮新，都是土匪出身。故此，總理慨乎言之，也是一石兩鳥的指摘。

總理因護法政府的政治，軍事，財政，人事，都給桂系的阻撓，沒能够順利推行，曾經好幾次曉諭莫榮新。可是莫只知道有陸榮廷，不知道什麼是非與正義，更談不到軍政府大元帥了。總理。憤怒莫們的冥頑不靈，忍無可忍，即和程璧光密商，下令海軍討伐桂軍。程因投鼠忌器，也多方推宕。總理不得已便在民七的一月三日夜間，直接命令豫章艦長溫樹德，同安艦長吳志馨，率艦駛到中流砥柱砲台，總理登艦，親自指揮將士，開砲轟擊廣東督軍署，自宵達旦，砲聲隆隆。莫榮新知道自己理屈，又知道海軍，滇軍，粵軍聯成一氣，都是與桂軍作對，并經鈕永建的勸告，因此不敢還擊。第二天的早晨，莫派人到珠江南岸的士敏土廠內大元帥府向總理道歉請罪。總理即下令說明砲擊督署的原因，中有莫督軍勇於覺悟一句，後來蘇人們說此役是砲教莫榮新了

眼睛裏冒着淚珠，「我的媳婦要偷

，太太帶到下江去，我不好，你瞧？」她掀開衣服，我看到褲子上半截染滿了血，有的都乾巴巴了，我知道這不是好現象，我拿了一包烟放在她手裏，扶她回到屋裏去。然後向勾老板：「她係子病？啲啲不去照醫生？」

「血崩，喝冷水就好了，應醫生那有錢」，勾老板唱着川戲走了

。她真的病倒了，床上的草蓆子

糊滿了血，臉是蒼白的。也許每天只能吃點冷水。除了我有時站在門口看看她，她還苦笑笑之外，誰也不會再想起她了。

只有，大廳的渣子堆得太多，而又沒有人去撿，大家走過時說：「勾老婆婆還沒好嗎？好了，就乾淨了嘛！」（完）



綠牡丹(續完)

田 禽

綠牡丹雖然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對於婆婆的話，高興的時候，還買她個賬。今天，她并不高興，可是，因為時間不早了，她的確也有點兒疲倦了。

「起來，睡去吧，這是媽的面子，明天咱們再算賬。」

老砌菜板子躺下以後，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倒是綠牡丹，躺在孩子一邊去打起呼嚕來了。別看老砌菜板子長得醜，心裏可還花驕着呢，他正在當年，而且傍邊躺着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真是久別如新婚，不由得動了凡心。女人養漢是自古有之的，管她呢，無論如何，總是自己的老婆，也許她跟申申前世結下了緣，有這麼一段桃花運，萬一不這麼樣，也許活不了，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這麼好個媳婦有個好爹的，我就得打一輩子光棍，窮人娶個人手可說不易，使賬弄齊荒的。——他越發想這道理，對於老婆完全諒解。

接着，他又翻了個身，打了個

哈欠，八大八大咀，吐了一口大沫。試探着挨近了老婆，悄悄地把開老婆蓋的破被，貼着她的玉肌，一雙粗手不斷地撫摸着她的全身，最後他按着她那像大口袋似的乳房，摸着，揉着，逗引着她。

綠牡丹這時正在夢中與申申擁抱着，她還以為申申在摸着她，挨着她，可是，睜眼一看，原來是她那個最討厭的掛名丈夫，她氣了，不由分說，拍一個嘴巴。

「噯，打是喜歡，罵是愛，丈母娘「稀罕」(註四)拿脚踹。噯，你打的好，這邊再打一個。」

「不要臉的東西，給你一點顏色就要上大紅，你也不尿泡尿，還想他媽的歪心思！真是癩哈蟆想吃天鰲肉，老娘守八輩寡，也輪不到你呀！」

說着把他推到一邊去。老砌菜板子討了個莫趣，躺的一邊生窩別氣去了。說來，他也真是沒有心肝

，一會兒的工夫就入了夢鄉了。隔壁的老夫妻爲了兒子這件事，真傷透了腦筋，怎麼也睡不着，於是有的古古地小聲着鬧起會來。

「申申這小子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昨天晚上，簡直的騎着脖子窩屎，還叫人吃了！你總該想辦法呀。咱們本家也不少，連合起來把這個害除了，我不相信就不成。」

老婆子首先發了話。帶着埋怨的口吻。

「噯，「幫腔的上了台」，值望着人家沒有用。要依着我，明天趁着兒子還沒有走，把她送走，離了算了。」

「咱們那個孩子太老實，忠厚，老實的像把鼻涕，嘴又不能說不能道，三脚踢不出個響屁來，休媳婦的事，要他自己作主，自己提出來，咱們老兩口子要是先開口，叫外人知道一定會笑話咱們「替兒嫌婦」的。再說，休了以後，咱們又拿麼什再給他娶呀？萬一娶不起，打一輩子光棍，又得落兒子的埋怨。噯，真是個難事！」

她長了一口氣。

「說來說去咱們還是沒有辦法，休吧，怕將來給孩子娶不起

，再說，也未必休了得掉，這個人兒的很，什麼道都使得出來。動武吧，又怕他跑。申申趕跑，反而鬧出人命裏，好，那麼以來，咱們又得吃官司，得，咱們那三畝地和這兩間小破房都完蛋。反正是「衙門口向南開，有理無理拿錢來！」萬一弄個「偷雞不成蝕把米」的結局，豈不落個人財兩空。我看——」

「你看還是睜一個眼避一個眼，不去管它，是吧？隨你，反正也不是去我們姓王的人，丟的是——」

「別說了，好不好？一個字「窮」，窮人，老實人，一輩子沒有辦法，永遠受氣，一輩子翻不了身。」

「我不管哪，你男子漢大丈夫，都沒有個準主意，我們老娘們還不是乾瞪眼，我看得慣，就跟你在這個王八窩裏住，看不慣的時候，抬腿就走，到我女兒家住着去。」

老頭沒有說什麼，覺得再說下去也沒有什麼新鮮的，歸根結底是怕事。就這麼糊塗糊塗地往下去吧，混到那兒說那兒。他翻過身

去不官不語的睡了。
 老婆也覺得有點兒懶了，打了個哈欠，也閉了上眼睛。
 院裏的公雞叫了第一遍。天有點朦朧亮了。可，依然疎稀的有幾顆星，點綴着。

翌日，老砌菜板子並沒有去陪禮，也是因為綠牡丹並沒有提起這件事，二老婆更沒有什麼動作，依然睜一個眼避一個眼的，任其自然發展。

到了晚飯後，仏申還沒有來，她，可真有點兒等不急了。加上白天她偷聽到人家風言風語的說，仏申前天跟他家裏賭了咒，再也不到綠牡丹家裏去啦。於是，她拿了一把剪刀藏在懷裏，杜着仏申家的大門口蹲陣去了。

「仏申，你王八蛋禽的，給我滾出來！好沒有良心啊，我爲你什麼人都丟盡了，你會賭咒不到我那裏去了。今個你不出來，乖乖地到我家去，有你沒我。」

看熱鬧的擠了一大羣，可是，並沒有人勸，因爲這種事，別人無從下口。仏申在屋裏出來不是，不出來也不是，正在猶豫之間，他爹發話了。

「仏申！你要是你爹疼的，趕快出去把她趕走！你他媽的「要廢」（註五），別連累一家子跟着你丟人！老頭這麼罵，仏申當然沉不住氣了，於是挺身而出。

「我出來了，你打算怎麼樣吧？」

「我要宰了你！」她從懷中掏出了剪刀就向仏申刺去。他，也真够手疾眼快的，急忙一閃，綠牡丹撲了一個空，仏申開腿就跑。

「男不跟女鬥，老子走了。」她緊追在後面，看熱鬧的人們也都做了她的義勇隊，跟在後面面追。綠牡丹邊追邊罵。

唐家大門前的石碾上又擠滿了人，大水依然坐在石軸的最高峯。仏申跑到這裏也就不再跑了，他剛才所以跑的原故，無非是個調虎離山計，弄到自己的門口鬧，太不像話，並不是怕她刺殺才跑開的，其實他心裏明白，綠牡丹何嘗捨得，無非吓唬嚇而已。

「仏申，今天，怎麼沒有抱着你們小鎮啦？老砌菜板子回來，你得讓讓位了吧？」唐大水在俏皮他。

「還開玩笑呢，都要出人命了。」

。這句話剛打住，綠牡丹已經趕到了。附近房頂上乘涼的人們都站在高高的看熱鬧，有的人甚至沉不住氣，索興就下了房，走近石碾來看。綠牡丹在人衆中發現了仏申，舉起了剪刀又刺了過去。

「閒人閃開，剪刀可是沒有眼睛。仏申！你是漢子別跑！」

大水吓得嚇來，一手擊手住她拿剪子的胳膊。

「綠牡丹，唔，不，小桃嫂，你這是幹什麼？想唱羅鍋子搶親哪！有話好說，不必玩出手段的。」

綠牡丹見有人出來「圓場」（註六）了，氣也就逐漸的消了，再加上大水的嘴能說會道，幾乎把她的門的笑了出來。

「對呀，有話好好地說，犯不上動刀動槍的呀！」仏申搭訕着說。

「……！」她瞪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

「坐下，坐下，我一個人的小嫂子，你們爲了什麼吵嘴，早有「德律風」打過來了，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明天仏申要不乖乖地到你那兒陪禮，我這個「唐」字倒寫着。」

「我也是個爽快人，既是老兄

弟你出面負責，嫂子沒有話說，決不再鬧了。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好，咱們明天見。」她收起了剪刀從人衆擠出，走回家去了。仏申呆在那裏，於是他成了大家的開心丸，你一句我一句的俏皮着他。乾脆說，今天的題目又離不開綠牡丹了。

大水靈機一動，把剛才的場面題了一個名。叫做「新學排殺惜」

第二天，一大早，老砌菜板子就離開了家，又到外村傭工去了。仏申呢，自然還是住在那裏，又跟綠牡丹合好如初了。

傍晚，乘涼的人們依然坐在石碾上，發布新聞，有說有笑。

仏申抱着實際是自己的兒子，可并不能公然叫自己一雙爸爸的小胖娃——小鎮，在碾台左近跳來跳去。

天，還是沒有落雨，并且絲毫沒有落雨的現象，鬱悶，酷熱，籠罩着這個不到三百戶人家的小村落。

註一：「姑子尿」就是尿的意恩。

註二：「鴨子」就是腳板。

註三：「靠」就是排着的意恩。

註四：「稀罕」則是「愛」的意思。

註五：「要廢」即是學好，做壞事。

註六：「圓場」即解勸的意思

冊五，六，冊。延長停戰八日的最後一天，脫稿於渝州



深山中一個打柴為生的人家 兩代的人都做了大虎的點心 終於一個形同隱者的山神痛感錯誤了！

回聲

綠野

幾百年以前，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在一座深山裏。這座山的山尖，非常高，非常尖。高得一直連着天，尖得一直穿破雲。在片片白雲飄過山邊的時候，你如果立在又高又尖的峯頂，你可以看見腳下飄飛着像白棉絮一樣又輕又軟的雲，那時，你好像站在雲端，和塵世隔絕了。

山是東西連綿着，連綿着，直挺長到遠處，小下去，小下去，終於看不見了。在又高又尖的這座山腳下邊，有四五家茅草房，都是矮矮的，有一個用籬笆做成的門。房上的黃茅草，一根挨一根，從屋脊向周圍披下來，像小孩頭上的黃髮。

草房中住的人，據說都是逃難到此的。他們的老家，都在城裏。不錯，天晴日朗的時節，立在山尖的最高處，你還可以隱約的看到那座大城，在昏昏的煙霧裏，那兒離這裏總有一二百里。

幾百年以前，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在一座深山裏。這座山的山尖，非常高，非常尖。高得一直連着天，尖得一直穿破雲。在片片白雲飄過山邊的時候，你如果立在又高又尖的峯頂，你可以看見腳下飄飛着像白棉絮一樣又輕又軟的雲，那時，你好像站在雲端，和塵世隔絕了。

山是東西連綿着，連綿着，直挺長到遠處，小下去，小下去，終於看不見了。在又高又尖的這座山腳下邊，有四五家茅草房，都是矮矮的，有一個用籬笆做成的門。房上的黃茅草，一根挨一根，從屋脊向周圍披下來，像小孩頭上的黃髮。

草房中住的人，據說都是逃難到此的。他們的老家，都在城裏。不錯，天晴日朗的時節，立在山尖的最高處，你還可以隱約的看到那座大城，在昏昏的煙霧裏，那兒離這裏總有一二百里。

叮嚀：「真兒，担輕點，千萬可別掙了你。呵，你天天去，是不是痠呢？」

「不，媽，慣了，也不乏了，只是路還有點生。」

秋天到來以後，山裏真是說不完的好景，看不盡的秋花。進了山谷，順這條一高一低曲曲彎彎的小山道走不到三里路，你就可以在夾道的山壁上，山尖上，看到霜殺過的「楓葉」。那葉子一樹又一樹，一片又一片，蒼翠密密，織成一個紅葉世界，紅得像珊瑚紅得像瑪瑙，紅得像花，紅得像血，紅得閃閃發亮。在路旁，在腳邊，是密密麻麻的野山菊。它們黃一堆，紫一堆，藍一堆，跟秋風顛撲着，向行人點頭。人走在路上，像踏在花的世界上。山谷裏有的是泉水，清亮清亮的濺起一堆一堆的白沫，如果要洗手，那儘可以由你，但如果你要解渴，你必須慢慢的喝，因為它們太涼了，涼得冷透你的牙齒。

連羊腸小路，也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

可不是，這一天，真兒打柴去，還沒有回來。媽媽問過鄰人，他們說緊跟在後面。但太陽已完全下山，鄰人也一個一個陸續回家，回得連一個也不剩了，只是不見真兒。她在茅草門口，一陣立一陣坐的等着，看着，但下山來的路上，仍然是濛濛的一片白霧。

天完全黑了，星斗已高懸在天空，只是這兒因霧的關係，只能看來幾顆最明的星兒，但在深山裏，是一顆也看不見的。——那兒的霧，更濃更多啦。她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她便大聲叫起來：

「真兒——真兒——」

「真兒——真兒——」

「哇——」忽然多兒在屋子裏哭起來了。

「真兒——真兒——」

「真兒——真兒——」

「真兒——真兒——」

「真兒——真兒——」

多少路，再也走不動了。媽坐在一塊石頭上，放大聲的哭。她的聲音非常慘，她的眼淚十分多。她哭醒了多兒，又哭醒了多兒，哭得路旁的花兒也沾了一層濕漉漉的寒露。她的淚滴透了衣襟，濕透了衣袖。一點一點，灑在她的手背上，一點一點，灑在多兒的頭頂上。她越哭越傷心，越哭越過，眼裏流下的點點眼淚，竟變成點點的血液。

血的淚，灑在衣服上，竟是斑斑駁駁的血跡。她很願意有一隻老虎出來，把她和多兒一起吃掉。她覺得她太可憐了，太孤苦了，丈夫被老虎吃掉，大兒子又告失踪，她活也活不下去，活着也沒有樂趣，還不如死了的好。她希望馬上有老虎來，吃了她，吃了多兒。因為這一帶，每在深夜人靜的時候，總聽有虎的狂嘯，狼的號呼，猴的哀鳴。

她坐的這塊石頭旁邊，是一座很高的山峯。這座山峯，雖不十分雄偉，但却是這一羣山的中心峯頭。峯頭上是平平的一塊空地，有幾方丈的面積。空地的北部，有一座不十分大的瓦屋，這便是這兒的山神廟了。這座廟前，雖少祭祀的香火，但每逢四季更換，新年來臨的日子，山下東西一帶星散的人家，總還拿他們相壓汗流賺來的錢，給山神獻上一些如時的水草與野味。就連山神僅有的一身紅色袍子，也是這些可憐的居民，叫盟工替他製的。

她哀哀的哭聲，她血的眼淚，

竟感動了山神，山神竟流出同情的眼淚，也哀哀的抽咽，像失了踪的眞兒，是他的孩子，老虎吃掉的眞兒爸爸，是他的弟兄，他竟更進一步，嗚嗚的哭起來：

「這聲音太令人難受了，我想不到我管的這座山裏，竟有這樣悲慘的事，接二連三的發生，嗚嗚……」他的眼淚，一點一點的流下來。

「山主」，伺候他的兩個童兒其中一個說：「你平常是冷靜的人，爲什麼忽然這樣傷心？」童兒覺得這太奇怪了。

「孩子，你聽不見嗎？」山神答覆童兒：「這婦人的哭聲，是如何哀慟……呵，就是她，前次她的丈夫被老虎吃掉了，她就這樣哭，哀哀的哭，哭聲打動我的心弦，但那時她的大兒子還在，她還有一線希望，一點寄託……呵，現在呢？她雖然沒有絕望，但懷裏的幼兒，何時長成？又是誰養她度日？呵……這太可憐了……」山神不停的擦眼淚。

「山主，你眞所見太小，所聽太微啦！」童兒給他報告着說：「你那裏知道，你管的這座山裏，發生的悲慘事件太多了，一月前，在最南的那個山頂上，滾下去一個樵夫，滾了滿頭傷痕，渾身全被血染，他殘缺不全的屍體，滾在山溝裏，又被餓鷹，大蛇，山豬……吃掉。山主，一個勞動了三十多年的樵夫，在肩担下過了一生——他，這可憐的勞動者，被生活剝削了他的

笑顏，被血汗吮吸了他的青春，他沒有娶過妻，當然沒有子女，自從脫離了母體以後，他就帶了奴役的賤骨頭，母親死去了，他死了，就這樣死了，連一個哭他的人也沒有，他比起眞兒，不更可憐！」

「山神聽到這裏，哭得越厲害了，連童兒說的聲音也有點顫抖。」「唉……山主，那沒人哭的死者，正像欲哭無淚的人，那難受更千百倍於哭呵……但是，山主，就在這山裏，你管的這座山裏，這樣沒有哭的死者，一年以來，已死去十一二個，他們或滾山，或被虎豹吃，或被毒蛇咬，只是你不知道罷了……你，山主，鑽日價坐在廟堂裏，出外很少，不比我們巡邏看山，見得很多，這些情形，你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呵。」

「孩子，不必再講了，過去，讓它過去吧，從今天起，我要走出，我要跑山，我要爲勞動者服務，……我！我錯了，我過去完全錯了……多年以來，我形同一個隱者，我過着安享的生活，享祭祀，享松濤，享清泉的琴鳴，享山鳥的歌唱……我竟不知山裏的悲劇這樣的……多，好罷，讓我們出去吧，出去服務勞動者吧！……我不哭了，我要戰鬥，我要工作，……走，馬上走，多年以來，我總嫌樵夫們的汗太臭，孩子，你知道，每當開墾山坡的農人們樵夫們到我的廟裏乘涼的時候，我總嫌他們汗臭，叫你趕他們出去，但那裏知道，他們竟過着這樣的生活，勞動是他們勞動了

，不聲不響的死，是他們消受了。唉！我要從新做一個人，走……」

山神說着，拔步就向外走。

「山主，外邊正瀟瀟着看不透的白霧，等到影稀薄了……」童兒向他報告。

「不，這樣正好，我們要從黑暗工作到光明，……先救眞兒的母親，你先看看眞兒是死了還是活着？先從救他母子入手，這是我們的工作第一頁。」山神經過短促的籌思以後，他馬上命令童兒：「你找眞兒去。我們響應他們的呼聲，我們當一個勞動者的回聲，我們的回聲要響亮，我們的回聲要使山嶽撼動，來吧，先來第一聲，那不是眞兒的母親在呼喚嗎？」山神靜靜的聽。

「眞兒，……眞兒……」她哭喊着眞兒。

「眞兒……眞兒……」山神應和着喊。這回聲非常的大，週圍的山嶽都被震憾，山上的林木，嘩嘩的作出巨響，連山中的虎豹也有幾分顫慄！

忽然西南方的山谷裏，響起眞兒的喊聲，也震動得山嶽作響：「媽——媽……」她含着淚靜聽，她疑惑這是她的錯覺，她彷彿覺得自己已死在另外一個夢境裏。但山神非常明白，他知道這是童兒響應眞兒的呼聲，他知道這並非不會死去。

暗淡的月光，已穿過白霧，射到山谷裏，夜霧是顯然稀薄了。三五、五、四、稿於西安。



見解·資料·生花筆

程仲文

從新聞紙的機能，從評論記者應具的精神條件說，雖然可以提高我們從事新聞評論寫作的興趣，加強我們對新聞評論認識，但容易使我們膽怯手軟，不敢下筆，因為評論的功用在於可能影響並指導大多數人的，新聞評論記才必須有聖賢的用心與修養的，有政治家的用心與才幹的，如此說來，新聞評論撰述自然艱難而不可妄期的工作了。然而，如果真見這樣，又顯然是錯誤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學說是一「難行易」，并會舉「作文為證」，雖不知文法，亦能作文，筆者任職評論記者多年，設非今日任教社論學一課，亦無決心研究評論作法，可為「不知能行」的一證，現在我仍覺得這是一件切實的工作，藉經驗的積累而熟練，不能單恃學理的指導。而所謂學理，也只是實用上的程序，像理化實驗室中的「實驗須知」！而非純粹理論上的問題。

為如何？新聞評論的本質是什麼，就成為目前第一急迫必須清楚的問題。

新聞評論的構成，有三大要素：

- 一、見解，
- 二、資料，
- 三、方法。

新聞評論不同於一般的文章，因為新聞評論是褒貶的議論，既然是褒貶，就必須是非非，這種是非非，就是一種「見解」。以見解為主要內容，現在有許多報紙做自我宣傳時，往往喜歡說「議論精確」，議論精確，就是見解深刻正確，一篇評論的生命是以它的「見解」為主題。

其次為資料。因為見解的產生如果要使它成為有力量的，現實性的，就必須切於事實，就過去事實為因，以未來事實為證。新聞評論的議論，要真能把歷史的因果把握住了，它的議論纔有權威。當德國進攻波蘭的上一天，我曾看見一張報紙批評說德國決不會發動世界大戰，可是寫這篇文章的人料不到這篇文章與讀者見面時，已經鑄成了大錯，這完全是由於資料的缺乏，我

們知道每一歷史事件必須循着歷史軌跡發動的，如果不明白過去的史實，把資料弄不清楚，文章的內容固然貧乏，議論也會失掉依據，而減損了它的正確價值。

至於方法，也是一篇新聞評論所必具的要素。過去的評論，慣用着「一種呆板的方法，說話不着邊際，評論若是若非，或則無病呻吟，或則附靴掛襪，這種評論，可以算為「評論八股」，而不是我們所認為的撰述方法。新聞評論獨特的撰述方法，是構成一篇新聞評論要素，我們從事撰述，我們先要有觀察評論撰述方法的必要知識。

見解、資料與方法，是構成一篇新聞評論的三大因素，無論是好是壞，是是非非，都不能脫離這三個要素。沒有見解，便沒有批評，沒有批評，便不能成爲評論，沒有資料便沒有內容，沒有根據，沒有方法，就不能發生輿論的功能。不僅是如此，一篇評論的成功與失敗，也必然與這三要素的完備與否為指歸的。

我們辦報紙，為民衆喉舌，造成輿論權威，固然要刊出好的評論，要發揮評論的最大功能，於是不能不講求方法，況且新聞記者是職業評論家，他們以專業的經驗，生活與思想浸潤於新聞之中，他們所談論的，便應該兼有專家的見解，兼有專家的內容，以及具有為專家所並不定有的生花之筆。

零拾舊經

有一位以學者姿態起家的新官僚，最近榮任了我國駐日代表團的顧問一類的職務。學者的太太，是全國聞名的女作家，有一時候形容這位學者的生活態度，說「第一朋友，第二書，第三第四是什麼已經記不清楚，只記得太太是占最末位。太太的著書話，其詞若有憾焉，其實還是誇獎的成分多。但自從那位學者離開朋友離開書甚至離開太太以後，占第一位的應該是「做官」了吧。（如果嫌做官兩字太庸俗缺乏學術氣可以政治愛國或服務社會等類名詞相代）。（續）

× × ×

上海游資紛紛流往香港，已達一百億元，有人大驚小怪問將來何以善其後，其實問題簡單之至。報上載美國南部教士，正在紛紛候輪返華，只要帶三百萬美金回來，豈非就出入相抵，收支兩訖。（續）

× × ×

加拿大駐華公使在返國前發表談話，稱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等於球員之與隊長。在比賽尚未開始以

經緯

遵命恢復

(問) 上海油條燒餅

無端加價，市長大怒，下令恢復原價，通令切遵。

夫以市長之尊治油條之微，諒不至有大享從中阻撓，要人往來說情。雖不免有畏強欺弱之譏，如果實施亦足以振政府威信，示官廳尊嚴。一掃過去價隨黑市而奔之辱。創限價政策成功之新紀錄。惜余因離滬數週，不知此事近況如何？盼復。(劉德芳)

信箱

(答) 油條漲價時，其本身亦會長過幾寸。而今價錢雖未曾奉令恢復，所長的幾寸却漸漸縮回來了。此亦恢復之一也，當可以覆市長之命矣。——唐吉——

戈林爲何自殺

(問) 納粹「亞后」戈林元帥，經國際法庭宣佈死刑後，臨刑前數小時忽以鎗化彈自殺。其自殺原委迄未查明。以唐先生觀之，他是畏死乎？不畏死乎？畏死，則不應自殺。不畏死，則靜待絞決可也。何必先死哉？——陳敬德——

(答) 人生有八苦，死其一也。假使其餘七苦中之任何一苦其程度超過死之痛苦時，此人必樂於就死。惟當就死之際，又將衡量死之方法，何者痛苦更少？則將趨而就之。戈林已知將死，所以提前自殺者，徒欲逃更痛苦而求較輕之痛苦耳。——唐吉——

泰山鴻毛

(問)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試舉例以明之。(劉北明)

(答) 熊貓之死，上海各大報竟以大字列載，可謂重於泰山；史迪威將軍之死，遺命揚灰於太平洋上空，可謂輕於鴻毛。——唐吉——

局長請客

(問) 余日前因事赴嘉興，車次遇一向關心政局之第一流名作者十餘人，聞係作西湖遊者，念時局風雲正緊，而彼輩向稱寒酸之文人，人竟有此閒情逸興，想必大局別有轉機，不覺大慰。惟天堂雖好，化錢也不少，彼以賣文爲生者如何捨得耶？後有同路人知其內幕者告我，原來此係郁香嚴案中涉及之某路局長請客耳。作三日遊，耗金數百

萬。一應食宿交通，悉由路方招待。豪哉！雅矣。竊爲杞憂者，此數百萬鉅額招待費將由局長私人掏腰包乎？開交際費乎？開文化事業建設費乎？辦公費乎？材料費乎？似乎都不大方便。而萬一審計部認起真來，局長先生豈不要大倒其霉？——陸如明——

(答) 此事不可公開討論，如經公開，其弊有三，平日對官僚頗表不滿之文人，今竟受官僚之招待，面子上不好看一也；這筆招待費，本來可交會計，自可設法報銷，一經公開便被疑問了，二也，他們會說你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三也。——唐吉——

母可免狗

(問) 本市因發現狂犬病，警局大事捉狗。本月上半月已捉到一百八十九隻，狗運欠佳，深覺可憐，不知警局對於街犬一律捕殺乎？還是有忠奸之分，大小之別？

(答) 捉野狗，並無忠奸大小之別，僅雜狗可獲倖免。蓋聖人早有明訓：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唐吉——

前，隊員和隊長之間無妨有爭執，惟如開賽一經開始，隊員便只好唯隊長之命是聽了。不知中國和美國間又是什麼一種關係？隊員對隊長？隊員對教練？隊員對運動經紀人？(禱)

物資供應局似乎是屬於中國政府系統下的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又好像如中國銀行一樣，爲行政當局所特別關切。該局的特色，是一切洋化：派頭，待遇，公事行文，職員制服，甚至制服上的肩章，辦公廳的布置設備，都取美式，不過有一個例外，即工作效率仍舊是十足的中國化。(禱)

十九日申報自由談載，東北本溪河一役，共軍指揮官林彪寫信給政府軍軍長趙公武，稱如政府軍如能在三天內攻下本溪他自已和全部共軍願意向政府投誠。趙軍長將函轉呈杜長官，杜即命新六軍採取行動，結果兩天以內把本溪河攻克了。杜長官當即電請林彪履行諾言，林覆稱，『和你開玩笑的』。開玩笑想是『黨』『國』要人的民主自由，但不知老百姓有無要求莫開玩笑的權利？(禱)

勝利已過一年，內戰的烽火迄未停止，和平的談判，斷斷續續。最近國共雙方代表，又在上海集商，重開商談之門。十月十八日國共及第三方面代表三度談話，當晚舉行宴會，據報載，至「深夜始盡歡而散」。歡是代表盡，苦是老百姓吃的。(禱)

四川李宗吾先生著過一部書，題名厚黑學，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譽為「奇書」，書中的要旨是說，在現社會中要成功，必須做到臉皮厚良心黑。後來不知怎麼遭禁止了，也許是因為它妨害善良好俗，敗壞青年心術，也許是因為厚黑是做官的專利，說穿了就等於波瀾官家的營業秘密。書雖然禁止，李先生也自歸道山，但他的私淑弟子却似乎頗有滔滔滿天下的光景了。(禱)

邵力子先生於今歲九月返紹興原籍掃墓，兼訪故鄉親舊，事畢，回到首都，對人說：「此番返里一行，得見闊別十年之海潮，」邵夫人說：「人潮較海潮尚為「瀟灑」按邵先生身軀短小，在多年人潮中往來，能兀立不移，無所搖動，足見他的學力，識力，毅力，均超人一等，不愧「力子」之名(成)

本刊經內政部發給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經緯

漢奸處死，臨刑時自稱為國犧牲。貪官污吏伏法，亦竟自稱愛國者。看來倒是那些顯赫一時的賢達，反是誤國者，也沒有為國犧牲什麼東西。(德)

△溥儀弟媳嵯峨告中央社記者稱：「偽宮內寶物，遺留長春，被蘇軍取去。而溥儀所攜者，皆為希世之珍，渠深信每種珍品，世界均僅此一。想見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之豪富。冒牌皇帝尚且如此，真命天子更不可想像。祇是「人」既屬一偽，「物」也未必皆「真」。周鼎商彝固然值錢，倘經檢明是贗品，不償算不得「希世之珍」，恐怕送人也未必有人接受也。(德)

△嵯峨誇溥儀的珍寶，「世界僅此一樣，」我很相信。他家的東西，世界上從來沒有發現過相似的副牌。溥儀本身便是一例。誰家皇帝登過三次基？誰家皇帝遜了位又復辟，復辟了又滾蛋，滾了蛋又回任？人家遊覽是入深山隱居，他畏死却出頭當皇帝。凡此種種，天下所絕無，獨他家所僅有。蓋亦「世界

值此一樣」的希世珍也。(德)

△日僑冒充中國軍人，強佔民房，被人查覺，捉將官裏去。這日本人也够笨的了。既冒充，為甚不冒充中國之盟友哉？(德)

△上海應運而生的「搭屋黨」，據說黨員多為退伍的巡捕及有特殊勢力的地方人物。夫巡捕原為「執法」者。一經退伍，乃較變而為「犯法」者。執法與犯法之區分，原來祇在「在職」與「退伍」之間。(德)

△成都的暗殺機關，經破獲主犯即偵緝隊長。偵緝隊長原為「執法」者，而今竟是「犯法」者。由是觀之，「執法」與「犯法」，並不在于「在職」與否。(德)

△有人患腦病，求治於某名醫。醫問：你愛吸煙否？答不！愛吃酒否？答不！愛賭錢否？答不！愛女人否？答不！醫生道：你可以死了！其人若有所悟。翌年病稍痊，撰聯贈之曰：

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風流，乃為真豪傑；
不愛財，不愛酒，不愛夫人，是個老頭陀。(德)

據說：看戲的是傻子，演戲的是瘋子；但在政治舞台所演的戲，又當別論，演戲的是兒子孫子，看

戲的是矮子鬼子。(德)

△據弗蘭克字電稱，「戈林等十名納粹戰犯之屍體已於十七日火化，骨灰已予飄散。」此事不知何人出的主意，糟透了！趕快再洒一次DDT。否則，歐洲休矣。(德)

△「人人」有服兵役之義務，有納稅之義務，有節約吃穿之義務，有使用國貨之義務；達官貴紳有免除兵役之權利，有逃稅之權利，有窮奢極欲之權利，有享受美式配備之權利。這證明：達官貴紳為人上人，不在「人人」之列，或者簡直就不能列入為人。(禱)

△有人詠鷄鳴店詩曰：
未晚先投宿，登樓桌椅顛，屋小難容足，扶梯不並肩；閉戶奇談製，張燈鬼火偏；臭蟲撲枕上，耗子舞窗前，深夜無奔處，鷄鳴早看德天。(禱)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三卷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廿七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編輯兼發行所：經緯出版發行部
代表人：程仲文
經理：鄭文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二號